

亚江人

许谋清 王永志 编

水白題



晋江人

许谋清 王永志 编

中国文联出版社

晋江人

许谋清 王永志编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北京平谷华光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1.5印张 3插页 288千字

1992年4月第1版

1992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9000册

ISBN7-5059-1686-6/I·1156

定价: 6.40元

(精) 10.40元

目 录

序.....	庄炎林	(1)
挣脱土地镣铐的晋江人.....	许谋清	(3)
第二个晋江.....	许谋清 王永志	(26)
裂变.....	傅成立	(34)
红土地上的黑牡丹.....	石 晶	(49)
绝不仅仅是为了看太阳.....	王永志	(68)
多彩的釉光.....	施能泉 梓 赋	(86)
梦18和王子标的十八个梦.....	石 晶	(110)
凤竹的机遇.....	陆昭环	(125)
古镇金桥.....	曾 阅	(138)
第一个的足迹.....	傅成立 石 晶	(153)
啜饮海的咸淡苦辛.....	李灿煌	(165)
彩色咏叹调.....	谢春池	(173)
鸿江同裕.....	王永志	(202)
赤土情深.....	石 晶	(216)
一个父亲和七个儿子.....	石 晶	(233)
生命的长堤.....	陆昭环	(243)
一个残疾人和三个“福”字厂.....	谢春池	(255)
高霞绿地.....	魏献宗	(266)
陶乡创业者.....	江 凌	(284)

晋江鞋.....	石 晶	(294)
走出古山.....	傅成立	(320)
比重的思考.....	许谋清	(336)
关于晋江的对话.....		(340)
中央党校师生谈晋江.....	朱 日	(344)
后记.....	施永康	(348)

序.....	施永康	
第一章 晋江鞋业的发展.....	施永康	
第一节 晋江鞋业的发展概况.....	施永康	
第二节 晋江鞋业的发展特点.....	施永康	
第三节 晋江鞋业的发展前景.....	施永康	
第二章 晋江鞋业的发展环境.....	施永康	
第一节 晋江鞋业的发展环境概述.....	施永康	
第二节 晋江鞋业的发展环境分析.....	施永康	
第三节 晋江鞋业的发展环境对策.....	施永康	
第三章 晋江鞋业的发展对策.....	施永康	
第一节 晋江鞋业的发展对策概述.....	施永康	
第二节 晋江鞋业的发展对策分析.....	施永康	
第三节 晋江鞋业的发展对策对策.....	施永康	
第四章 晋江鞋业的发展展望.....	施永康	
第一节 晋江鞋业的发展展望概述.....	施永康	
第二节 晋江鞋业的发展展望分析.....	施永康	
第三节 晋江鞋业的发展展望对策.....	施永康	

序

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 庄炎林

以一条晋江为界，江南为晋江县，江北为泉州市。原先晋江的县城设在泉州；泉州是晋江专区的首府。后泉州为地级市。晋江为泉州市的一个县。

晋江的北边是泉州的刺桐古港。宋元时的刺桐古港，被马可·波罗称为“东方第一大港”。这里是古时海上丝瓷之路的起点。泉州又被称为世界宗教城，世界上各大宗教都能在这里找到它们的遗迹。其中世界上唯一的一尊摩尼教佛像就在晋江的灵源山上，现在成了摩尼教的标志。晋江的南边和南安县有一海湾阻隔，南宋时修了一座横跨五里海面的大石桥，号称“天下无桥长此桥”，它至今仍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石桥。所有这些第一都说明晋江是我国古代东南沿海的商贸要地。

后来晋江沉寂了，晋江人却不沉寂。他们纷纷到海外去开拓新生活，分布世界各地的华侨多达 110 多万人，使晋江成了全国五大侨乡县之一。

据说台湾有数十万晋江县籍同胞，同祖同宗同讲闽南话。而且

只有一水之隔。

本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和七十年代初期，我曾两度下放到晋江主持工作，与百万晋江乡亲同甘苦，共创业，亲眼看到晋江人勇于拼搏的精神，感受到他们有一股不可抑制的创造力。特别可喜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晋江重新崛起，一开始就创造了三个全国性和国际性的生产基地和市场：石狮（前不久划出去独立成市）的服装市场；陈埭的鞋帽市场；磁灶的陶瓷市场。

晋江出现了福建省第一个亿元镇；晋江成了全省第一个财政收入超亿元的县，为全省首富县。晋江现在建立了程控中心，安装了二万门的程控电话，全县五级连网，这在全国也是首创。

一条绿色的晋江在闽南大地上奔流。晋江人一定会创造出更多的第一，以无愧于自己的先人。最近，晋江由县改市。我觉得《晋江人》的出版，是献给新成立的晋江市的一件礼物。

1992年4月

挣脱土地镣铐的晋江人

许谋清

假如化开南极冰帽，它将淹没整个地球。现在，几亿中国农民想摘掉土地的镣铐，它们将涌向何方？人们不无心悸地注视着。中国人喜欢说，人多好干活，可后面又紧跟一句，人少好吃饭。什么问题最大，吃饭的问题最大。城市里骤然涌现出沸沸扬扬的百万民工，百万双手要活干，还有百万张胃口极好的嘴巴要吃饭。1958年，农民就曾经纷纷离开土地，可城市无法解决那么多人的就业问题，于是被迫退潮。现在，如何面对现实，我们几乎还没有听到什么积极的回答。

据最近的调查，在东南沿海的晋江县，留在土地上劳作的劳动力只剩下不到百分之二十，大批的劳动力离开了土地，这股人潮来势凶猛，但是，在城市里出现的民工潮中，没有晋江人。这些离开了土地的晋江人，在惊恐的人们面前，骤然消失了，这股人潮就像涌向沙漠，一下子被全部吸收。没有一个晋江人离开土地到城里当民工。

晋江，人们虽然不会太陌生，从八十年代开始，到处出现晋

江。也许是一套衣服，也许是一副胸罩，也许是一条皮带，也许是一双鞋子，也许是一盒化妆品，也许是一种玩具，也许是一样汽车配件，也许就是一个螺丝，也许是一方瓷砖，也许是一只塑料餐具，也许是一份电报，也许是一道长途电话，晋江这个名字无数次地叠印到远方朋友的脑海里。

我们喜欢叫南方人南蛮子，这里边有恨，有气，也有爱。但晋江的南蛮子，却跟我们一样，都是中原人的后代。

两千多年前，晋江人进行了一次强制性的大迁徙。很多人身上戴着镣铐，被拖着走，把脚趾盖都拖劈了。这支人马千里跋涉，直逼苍茫大海。残日如血，土地如血。这些身上带血的南迁者，在河边跪了下去，捧水解渴，眼泪滴落在河水里。这时，想起离弃的家园，他们干裂的嘴唇颤抖了，冲着这条无名河大声地痛苦地呼喊：晋江！晋江！晋江！晋江人的小脚趾盖都劈开一小块，它是这次大迁徙的残酷的记忆，

他们一到这里，就紧紧地抓住脚下的土地，用血汗浸泡它，让它有了一层薄薄的黑土，让它喷吐出四季的碧绿金黄。他们还沿袭喝黄河水时的称呼，男人叫“打捕”，女人叫“在户”。一次次抗击元兵倭寇，他们把血洒给这片土地。现在，晋江大片大片的红土地，也许是这些“热血打捕”的无字碑。

大海就在身边动荡，他们亘古不变的生活方式动摇了。这些生活在贫脊的红土地上的人们，这些每年要让毒日头从背上撕下三层皮的劳作者，自然地受到大海的诱惑，他们变得不安分了，他们变得野心勃勃。盛唐时期，他们开辟了海上的“丝瓷之路”。宋元时期，他们创建的“泉州刺桐古港”，被马可·波罗称为“东方第一大港”。南宋，他们又架起了横跨海面的世界上最长的人工石桥。他们不但开拓了陆上的生涯，也开拓了海上的生涯。他们试图走出传统的中原文化。

但是，晋江太小太小，它永远属于国土的整体，它终于也没

有挣脱古老大陆套在它身上的枷锁，它没有自己的命运，既便有，也是稍纵即逝。这些土地上的劳作者，到老的时候，皮肤变成酱油一般的颜色，眯着眼睛，看着天上毒毒的小日头，喃喃着：乌阴来咬日，南风送秋凉。

晋江人一千多年来浸透灵魂骨髓的商业意识，使他们萌生了离开这片贫脊的土地的心理。一百多年来，他们就一批一批地告别了这片皇天后土。他们带着观音菩萨的香火，以几帆木船，毅然投身于碧波大海，到异国他乡去开拓他们的新生活。

最近的一次人口普查，晋江本土有九十几万人口，可晋江在东南亚各国以及港澳台同胞却达到一百多万。这就是第一批挣脱土地的晋江农民的去向。

五、六十年代，国门被封锁，海内海外之间的通道几乎被堵塞了。晋江人曾经响应号召，围海造田，结果是填死了古港，废弃了古桥，当他们从新造的海埭地里捧出又咸又涩的番薯时，他们又迷惘了。

费孝通早在四十年代末期就曾经系统地分析了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他说，迄今为止，我们的社会基本上是乡土的。中国是一个乡土的中国。尽管我们有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有极为壮观的大工业区，有横跨江河湖海的让世界震惊的桥梁公路，然而，我们的社会结构依然是把人用血缘的宗法的关系固定在一块土地上。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它在本质上未曾动摇这种结构的基础，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它。晋江在那样的年月发展中发展到了极端，有古瓷窑的磁灶，历来就有把米缸安放在大街上的说法（靠卖瓷器吃饭），还有靠海吃海的陈埭，他们以出“蛭苗”和“咸草”出名。可在“文革”中，竟然把卖瓷器，赶小海统统划为资本主义，到处派持枪的民兵巡逻抓人。1975年，割资本主义尾巴，取缔“地下”工厂，合资经营的“万字号”人物已经过百，

近300名个体供销人员进了“学习班”，上千元的都要“退赔”。乡村里挂着几块铁板，生产队长用同一节奏敲响了她：粮，粮，粮……晋江的农民在“文革”中曾一度单一地纯化为一个工分只有几分钱的“粮民”，实际上这是乡土中国历史悲剧的深化。

晋江地少人多，人均只有0.4亩，磁灶镇更甚，人均0.27亩，有的村子竟然不足1分地。晋江人有着过剩的精力无处发泄。宗族与宗族之间的械斗常常发生，“文革”又为这种械斗提供了机会。“农业学大寨，打架学陈埭。”林姓和李姓打了十三年冤家。农忙时可以相安无事。农闲时马上刀对刀，枪对枪。一直到八十年代初，陈埭还用自己造的土枪土炮的轰鸣，欢迎了一位县委书记的上任。

晋江地处沿海前线，直接临近台湾，金门。解放后，国家没有投资在这儿办厂，开辟交通，几乎处在未开发的状态。城镇的就业问题简直陷入了绝境。早些年采用顶替的办法，于是又出现了不堪设想的后果：走了一个教书的，换了一个赶猪的，

晋江的年轻人只剩两条窄窄的出路。一是升学，二是当兵。但这两条路毕竟太窄太窄了。“文革”末期，一度出现过火逃港，晋江人企图沿袭先人的足迹，到海外去冒险，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现在，晋江、石狮在全国的名气这样大，其实原来不过是一个县，一个镇。尤其石狮，人们大概很难相信，它不过只是一个地处偏僻的万人小镇，不在福建重要的南北交通线附近。近些年才修了公路与福厦公路接通。但是交通依然叫人头疼，距福州500里，距厦门300里。小面包车开足马力，跑到福州得五个多小时，跑到厦门得三个多小时。

路却是从没有路的地方走出来的。晋江人终于神秘地透露，就是在炮打金门的日子，我们也仍然和台湾保持通婚关系。路

在没有路的地方，他们终于在七十年代，铤而走险，开始了“海盜生涯”，刮起一股走私风。困兽犹斗，这也可以说是企图挣脱土地的晋江农民在特定年月里开辟的一条“邪路”。

这股走私风刮了三年。那时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基本上还封闭着，晋江石狮这儿刚好是一个缺口，这里出现了一条没有路的路，他们用渔船在海上以黄金和台湾的船只购买外来的货物：家用电器，服装，香烟等等。台湾人用舌头舔，用刀子刮下一点沫沫，试试是真金还是假金。晋江人熟悉水路，知道哪一湾能躲过海上的稽查队。那时，一张税票可以在石狮卖一百多元，往往是几进几出，重复使用。台湾人也有上当的，黄金只是外表一层，里边包着黄铜。后来，在海上交货要的全是硬棒棒的一千元一张的港币，整整一叠，在手上摸一摸，摔一摔，轻轻一弹就知道是真是假。石狮在“文革”时，《铁证如山》的放映，使它遭到沉重打击，现在又一次更大规模地成为走私市场。在我们仍然封闭的国土上，这个偏僻小镇的名字，风靡全国。

当然，这不可能是真正的繁荣。石狮街头，洋货充斥市场，电视机从三洋、夏普、日立、松下，录音机从一个喇叭到四个喇叭，到立体声。手表从电子表到英纳格，劳力士到金壳英纳格。外国的打火机。外国的马海毛。外国的尼纶。外国的奶粉。外国的咖啡……全是外国的。大把大把的票子从内地流向石狮，又从石狮顺着海潮流向香港、澳门。流向日本、美国。一个被禁锢的巨人在流血，流的是黄金的血液。有人大声疾呼：严厉打击走私犯！于是，这条走私通道渐渐被摧毁了。摧毁它的不仅仅是一个口号，更是改革开放的形势迅猛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外贸部门积极和外商做各种生意，进口大量的国外产品，同时又引进一条一条的流水线，国内市场相对缓解了。石狮这条隐秘的通道被淹没了。石狮的意义结束了。石狮又一次沉寂。

这个打击的严重性，在于它可以把这批离开土地的晋江人统

统送回原来捆绑着他们的土地上去，或者说，本来这就不是一条真正的出路，所以必然遭到报应。

晋江人不肯走回头路，他们毕竟是“第一古港”和“第一古桥”的后人，他们毕竟有同样数量的同胞兄弟姐妹和他们隔海呼唤。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大背景，政策也网开一面，农民可以不必死守土地，可以兴办乡镇企业。于是这些几乎双脚悬空的晋江人仿佛得到了神助，突然发现了自己的有利条件和自身的特殊价值，就在小小的晋江县相继创造了三个全国性的市场：服装市场，鞋帽市场，瓷砖市场。

他们发现，石狮只剩下一个空壳，只剩下一个引人观止的名字，只剩下一个没有货源的市场。这个市场就像一只饥饿的张着大嘴的巨兽，它如饥似渴地向外扩张着。这个市场已经造成一种消费心理，消费欲望。进口服装价格高得可怕，于是晋江人用低档布料做成高档服装式样，用国产面料做成国外新潮的服装式样，“国产洋货”产生了。他们抓住人们购买漂亮便宜洋货的心理，或者说他们开辟了一条心理通道。流行的服装样式，他们这里几乎与国际同步，在香港街头流行的服装鞋帽，一周之后，便会在晋江、石狮街头出现。

于是，几乎就在一夜之间，竟然涌现出700多家企业，7000多个个体摊位。“铺天盖地万式装，有街无处不经商，客来五州皆惊异，货去九州尽道洋。”整个晋江侨乡在这个热潮中，爆发了数以千计的乡镇企业，龙湖、金井、英林、安海、青阳……以服装为主，通过石狮市场流向全国各地。很快地，走私货从过去的一统天下下降到10%，外来货也只占15%，进口面料在当地加工的“洋货”占30%，国产面料在当地加工的“洋货”占45%以上。晋江人利用海外的资金、技术、信息，还有名牌的威力，迅速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服装市场。

由于晋江人发现了自身的价值，他们利用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海外关系，利用“三闲”起步（闲人、闲房、闲钱），而后又大量引进外资，引进国外先进的设备和先进的技术，同时他们又从香港、台湾、菲律宾等地的经商中发现，你在这里盖一座饭店，我也挨着盖一座饭店，你在那里开办一家首饰公司，我也在那里开一家首饰公司，生意不是分散着做，而是集中，形成规模。于是，陈埭镇利用劳力过剩的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形的制鞋工业。村子挨着村子，甚至一户挨着一户，时装鞋、旅游鞋、拖鞋、凉鞋……这些祖祖辈辈光脚的晋江人似乎是在一个奇迹中脱胎换骨了，他们又培养了上千个供销人员，奔走在全国各地。于是，又迅速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鞋帽市场。虽然村巷里房子挨着房子，错错落落，没有一条宽敞的街道，可你一走进村庄，便会目瞪口呆，从每一家，每一户的宅院里，用摩托、用平板车推出一人多高的一摞摞鞋盒，包装上写着发往哈尔滨、常州、上海、北京、成都、昆明……晋江人制作的鞋子走遍了全国各地，据说，已经走到苏联，朝鲜。他们雄心勃勃，要让鞋底的花纹印到纽约的大街上。

磁灶镇原是闽南陶瓷的发祥地之一，这里有过一个古老的传说。两千多年前，刚刚试烧陶瓷，可所有的土窑烧出的瓷器都有一道裂缝。土地神传出话来：这里没有瓷魂，缺少血性。于是，一名血性男子，为了自己乡亲们能在这片土地上生存，毅然投身炉火熊熊的土龙窑。从此，这里的瓷器名扬四海。然而，多少年了，这里只有一家国营陶瓷工厂，两根烟囱形影相吊，十天半月发一次工资，工人排长队，等着拿钱买粮食。现在，尽管每根烟囱要交上万元的税收，但依然有七百多根烟囱同时向着朗润的蓝天，绽开七百朵黑牡丹。这地方属于晋江的山区，伴着一一条无情的梅溪。梅溪上游有九十九条支流，下游高出两边的庄稼地，年年稻谷泛金的日子，梅溪放水，吞掉一切。而今全镇“兴陶”，

出现了点土成金的奇迹。一片片楼房，厂房闪光泛彩，连梅溪也因大量盖房用沙洪水跌落，变得温顺规矩。古老的蛇窑、土龙窑不见了，一座座多孔窑、隧道窑、棍道窑、倒焰窑……遍布山坡，崭新的雷蒙机、破碎机、轧碾机、球磨机、炼泥机、喷釉机代替了原始的手拉脚踢器械，产品也由原来的日用陶瓷发展为建筑陶瓷、仿古陶瓷、卫生陶瓷、化工、电器陶瓷、美术工艺陶瓷。单是建筑陶瓷就有釉面砖、立体砖、彩瓷砖、墙地砖，马赛克等一百多个规格品种。这里摇身一变，成为著名的南国瓷都，每年运入的煤炭等原材料，运出的瓷砖都达一万个火车皮。

整个晋江变化了，一座座崭新的楼房拔地而起，环城公路上各种汽车列队奔驰。外来人日流量达三万多人次。日出入的班车在600次以上。这里，一天二十四小时不停车，这里可以直接买到去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香港的飞机票、火车票。这里，还有高级宾馆、酒家，聘请了高级厨师，可以做正宗的闽粤大菜。真正是改革的春风吹醒了这块土地。

时势造英雄，英雄怕的是无用武之地。在服装、鞋帽、陶瓷三个市场的大舞台上，晋江人表演了他们威武雄壮的活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过去几乎以同一姿态在这片毒日头烤炙下的红土地上的劳作者，现在是各显神通。就象战争年代造就将军，市场也造就了一大批乡镇企业家。一个个都像从地底下冒出来似的：吴金世、许连捷、林土秋、许定国、柯子江、吴遵生、蔡建设、王金狮、王子标、林涛、吴孝准……他们以比自己的祖先更大的气魄，挣脱土里刨食的生活方式，在这里开创了一条崭新的路。

有百万海外同胞和港澳同胞，使开放后的晋江人面对一个新的世界。林土秋偷偷地捏一捏从海外回国探亲的姐姐晾晒在院子里的胸罩，发现它挺有弹性，却不知是干什么用的，此后，竟然买了十副乒乓球拍子，从上边扯下海棉，试做了晋江最早的胸

罩，你会发现晋江人又可笑又可畏，他们就用这样歪歪扭扭的步伐走向新生活。一切对他们来说，又复杂又神秘，五尺男子李振义面对意大利进口的机器无可奈何，一不小心，让机器咬掉了一个手指头，但李振义没有退回去，终于用四个手指头的右手指挥一个颇有生机的制鞋厂。一开始，晋江人几乎是一无所为，但他们很快就掌握了无和有的辩证关系。柯子江言谈话语中充满了智慧，他说，我没有资金，可别人有资金；我没有厂子，可别人有厂子；我没有技术，可别人有技术。他就这样利用一切有利的条件，开始了一个农民企业家的创业史。柯子江在这片红土地上移山填海，但他已不是“愚公”，而是“智叟”了。不用肩挑手推，他调动了掘土机，大铲车，重型装载运输车，掘掉一座山，平出了古田加工区，填平一块低洼地，填出了桥头对台加工区。一举两得，一箭双雕。他用智慧创造财富。伟人预言的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代在晋江变成了现实。新生活逼迫晋江迅速地改变自己的面貌。当林士秋利用血缘关系办厂，辉煌一时的时节，许连捷已经有了危机感，发现自己不吸收各种人才不行，便毫不犹豫地跨出了新的一步，开始了适应新生活的裂变。文学界有一句有趣的话，让创新之狗追得连停下来撒尿的时间也没有。晋江人也让创新之狗追逐着。当蔡建设考虑怎样把那些残疾人组织起来办厂，以医治社会的创伤时，王子标紧跟着就去研制化妆品，去满足人们对于美的追求。十八世纪以来，调香家由“自然派”、转变为“真实派”，又进入“印象派”，发展为“表现派”。晋江人不知吃了多少辈的番薯地瓜，王子标没有把这些祖传的土特产带到城里去刺激那些油腻过多的肠胃，他几乎跨越了几个世纪，向城市奉献了他的“特施丽”，“梦18”系列化妆品。可当王子标在全国评奖捧杯的时节，吴泉发突然冒了出来，以他的防火涂料跑到日内瓦去摘取金牌。当林士秋以他的“雪地霸王”享誉东北大地时，林慧生新的旅游鞋问世了。敏感的晋江人马上说：林士秋完

了。可当林土秋沉默一阵后，又拿出新款式的鞋子时，林慧生又感到了自己的危机。各种产品都不能独领风骚，每一个人都在迎接新的挑战。生活就这样造就着晋江人。吴金世出了一趟国，背回来的竟是一大包外国生产的瓷砖。晋江一开始出现的厂子，其实是一批席棚水平的作坊，但席棚一天天消失了，让各种高大的厂子吞掉了。现在，农民企业家吴金世已经使用闭路电视指挥生产了，已经有七十多位企业家手握移动电话，随时随地和全国和世界洽谈生意。房子一直在拆在建，路一直在拓宽。你看不到一个定型的晋江。人在变成新人，晋江在变成新晋江。

我们站到地图的前边。

南安（县）一条簪。同安（县）一块碟。晋江（县）一只蟹。

你盯着晋江，马上发现，它的地理形状的确就象一只螃蟹，但它不是一只普通的螃蟹，它是一只夹子又粗壮又肥大的红膏蜆，沉甸甸地趴在海边上。这种河海交界处的圆壳螃蟹有着极强的生命力，离开了大海，被人用草绳捆住夹子和爪子，结结实实绑成一串串，它们吐着唾沫，维持生命，一天一夜，只要把它放开，照样疾走如飞。漫长岁月里，它接受江涛海浪的两面冲击，领略着咸涩腥淡两种流体的滋味。它用八条腿走路，用两个夹子搏斗，支高两只眼睛看世界。但人们不得不用审视的目光来对待：它横着走。

不过十年时间，晋江人一只手托着一只盛番薯的大公鸡碗，又夹着一只盛豆豉酱瓜的小花碗，蹲在墙角吃饭的身姿消失了。晋江人让毒日头晒得直冒汗油而又一层层把上边的皮揭下来的乌黑油亮的脊背消失了。晋江红土地上出现的一片片闪光泛彩的小洋楼，对于外地人来说，简直是海市蜃楼。现在可以毫不浮夸地说，晋江富起来了。就在石狮分出去成立市的情况下，晋江工农